湖海新聞夷堅續志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四

後集

佛教門

佛像

盧六祖

盧六祖名能廣東新州人學佛見曹溪水香遂於其地擇一道場求之地主但云只得一袈裟地足矣地主從之遂以袈裟鋪設方員八十里今南華山六祖道場是也從坐化自唐宣宗時至今六百年肉身俱存香烟薰其面如漆光至

元丙子年漢軍以利刃鑽其腹見心肝如生人於是不敢犯衣缽盡載之過北今已發田有宣宗御賜袈裟織成淡山水呂左丞以織金段蔭之有西天缽非銅鐵非木石有西天履非革非木竟不知何物有貝葉經十六七葉有佛西以小銀合載之元有一尊龍拠深潭為人害六祖曰只怕爾變小不怕爾變大其龍果變小遂以缽盂載之在寺中乾枯歸附後惜其龍不存

蜀中聖僧

蜀中最大之山惟称岷峨岷山者青城山也乃張天師顯靈之地中有三宫九觀有大面山高九千餘丈四時常有雪下六時水拔筆增鬼市鬼城鬼幢與鬼誓日月盤天地盤白龍洞黄冢洞木葉符多有聖跡不可名該峨嵋山者高七千餘丈上與天齊詩云不知山大高多少只見星辰在下頭有黑水寺白水寺山嶺有望佛閣四月一日開寺門六月一日觀佛者上山先觀羅漢見次觀普建見次觀普賢見人人上山所

觀不同至七月一日寒甚不可居下山有請佛鳥先吽然後諸佛見聖僧者有一人入山採柴深入無路可出忽見大木爛朽半邊有一僧坐于內而指甲纏身三匝後山中申官官差人扛至嘉定府中再三吽之方醒開眼云我是廬山慧遠禪師之弟謂之惠可我深入山坐于木中不知今爲何代言畢遂不復言亦不食不起至今聖像留白水寺

觀音靈驗

杭州天竺寺乃石晉天福間僧道翊夜見山間光明往視乃一片奇木命匠刻成觀音像偶一僧從洛陽持古佛舍利來如之頂間妙相具足水旱災傷祈禱靈驗身披纓絡皆宋朝御賜七寶爲之五色璀璨寶爲希世之寶杭州婦附後謂七寶瓔絡夜有神光爲異掏取之以貢朝廷至京則晦而不明乃祝之曰如七寶瓔絡欲回天竺期以某時色再光明至期果神光燭天遂遣回天竺

石山巨佛

唐顯宗弟臯爲西川節度使奉詔命於嘉州對岸大石山中鑿一巨佛髙百餘丈面闊十餘丈兩耳二井可以汲水供廚起九層樓以蓋覆之謂之九頂寺夜夜有聖燈自峨嵋山來朝遠望皆見又䰟使有德於蜀蜀民思之家家供祀後來朝封爲南康郡王四川都土地至今血食焉

佛化

羅漢降生

民蕭謝諤字昌國官至尚書後以臨江開國致政天下皆與寬牌額字貴銀鈎畫也至大金國出千金以攜其字而不可得一日有江湖士人哀告求寬刘國大銷金鋪六字公憐而書之於中脫套大金國字朝廷詔問大費分析其恭人擊碎所用墨池云老矣何必苦此筋骨公復以破墨池再寫却與夫人云人在門前等守此字送人便可得五七阡或十數阡糴米供家我何可憚勞其厚德如此蓋公生時其父夢居近僧

寺第七位羅漢臨房即誕而寺僧先一夕亦夢第七位羅漢辭去謝宅公將死時綖寺增人夢羅漢歸因知公乃佛位中人故富貴壽考尋常不同

金剛負擔

饒州妙果寺聚僧衆百餘人內有一風和尚終日飲酒啖肉夜則止宿於山門下醉中屢毀長老并数其過失每夜至更闌方已長老雖怒久欲逐之却畏其言無忌憚恐揚醜於外姑且忍

之一日風僧於五更初升堂擊鼓大衆驚起畢
至乃知其來去覓擔夫出外雲遊長老大怒叱
風僧曰門前有二金剛汝可將取一个去風僧
高聲對云謹領法旨而退至夜半後醉罵長老
却用繩穿一擔以拂掛於金剛肩上衆僧見之
莫不掩口而笑風僧醉卧如前次日五更初叱
起金剛曰可負擔隨行天明門子入寺報云風
和尚與左畔金剛負擔者皆不見了長老令僧
衆吽喚本處居民各執扙棒呼噪過住風僧回

首與金剛取檐白負乘雲而去惟金剛立於田中里人因起殿屋數楹以蓋之後又有增修者即今爲金剛寺所謂風僧者乃羅漢顯化

觀音化手

宋咸淳癸酉六月二十七夜江陰軍城中有李其姓者好善夜夢一白衣道人來告曰覓一隻手李曰他物可與手無與予道人曰有城中王長者家有白檀五尺可作吾手李急訪問到王家以實告王曰果有之今事屬神明請一半錢

奉施一半李得此香遍尋神像乃在城東北君山下小石江邊有一神左手提鍾無右手立于水津一見如夢中人也遂命匠整頓是名立地觀音因此每年六月二十八日作會俗以爲生日非也

觀音現身

蜀中年例以二月八日佛入涅槃其兩州作無礙大齋三晝夜善緣士女自遠方來觀者無數作探拈會宋淳祐甲辰二月九日有遠方一僧

水下坐化去衆以竹椅扛赴柴樓火化数千僧皆誦經觀看有依政縣鐵匠姓李携妻與二子同来於衆中高声云一日過一日一日無所益早往西方去般若波羅密徑跳火中立身大火燎之但見一白衣觀音身燒化大衆莫不嗟嘆遂與僧同骨灰立塔於燒處祈禱有應

七眞僧

七眞僧眞身在南雄報本禪寺乃唐朝六祖同時趕五祖衣鉢僧也內有一僧虛空坐化于寺

前井中一僧專喫猪頭手弄頭錢名爲猪頭和尚坐化歲旱郡守禱雨迎于郡忽頂髮自生相去六百年其靈感如此

小釋迦

袁州仰山小釋迦南雄州小嶺村中人姓黎學釋教出外得道一日回鄉其母以肉餡之黎曰不喫則違母命於是食之遂以刃剖其肚腸在小溪水邊洗濯有村嫗稱其小名罵之黎口占四句曰得道莫歸鄉歸鄉道不行江邊老婆子

喚我小時名於是徑往袁州建道場至今靈驗每歲南雄鄉人上山朝仰則先一夜錫杖自鳴寺僧知小釋迦鄉人至矣

身外有身

慈雲長老姓王始名道待試南宮病起強游西池一僧延入茅屋似無煙爨唯一巨甕破笠覆之私念必積穀其中試舉其笠甕中明朗樓臺高下人物往來有人呼道名姓隨声已在其中有宰相李輔國召道爲門賓以女妻之是年秋

賦中魁選維爲御史時垢予事征北狄道上奏
云攻夷狄如以明珠彈雀雖得雀亦亡珠矣得
彼地猶石田不可耕也古人謂禦戎無上策未
爲正論臣以忠信結之爲上策擇將守邊爲次
策以兵伏之爲中策以女妻之爲下策玉帛結
之爲無策帝喜其奏詔授中丞俄而拜相弼諧
之理天子廢王后而立馬妃道極諫帝怒貶瓊
州司馬全臺諫臣論其忠復拜相大興兵征遼
道上奏甚鯁帝震怒斬道東市月及頸乃覺身

坐甕傍再拜僧曰富貴通塞命也此天之所有性命心氣內也此身之所有吾將順乎天而養乎內僧曰是矣送道出門僧與寺俱不是道乃削髮披緇居大慈寺禪功精進將去世作詩曰來自無中來去自無中去總是恁地去莫要錯卻路遂兀坐而化

伽藍護法

宋徽宗崇道教林靈素上言改佛刹爲道觀僧曰德士行德童崇明寺德士彥深無聊出寓本

村橋寨寺有五通護法極靈道士寢食不安乃扶劔勑水遶寺行法曰汝有神通若能倒行予於汝服神忽於佛殿簷枚之上現身倒行數步皆黃泥脚迹長可尺半五指儼然道士告林靈素仍命彦深居住時二百餘年脚迹未泯鄉人今以北宫稱之

鸚哥顯靈

江陵府某好善常持誦觀音經至元壬午冬與衆相約欲過往他郡未行間忽見門外有一鸚

鵡作声喚曰莫要去莫要去似有再三丁寧之意其人省悟莫是觀音臺上个顯靈報我遂不敢行他人不信而往者中途遇盜盡被刼殺獨此人獲免

聖僧

僧圓澤

洛陽李源隱居山谷嘗與惠林寺僧圓澤善相約遊峩嵋山圓澤欲取路斜谷李源強由泝峽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圓澤望而

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也李源驚問之圓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其子懷孕以待三歲矣吾不来故不得乳令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者願公臨我一笑爲期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約與公相見至暮圓澤無疾逝而此婦果育子踰三日李源往視兒見果笑源後十二年赴其約聞爲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歎此身雖異性長存及相見曰李公真信士也又

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
山川尋已徧却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
觀此一事則知佛性一點靈明亘古不壞萬劫
千生生身雖異而此性長存也

婁道者

宋真宗朝承天寺婁道者有智慧能逆知吉凶
宋真宗嘗召入禁中時欲立章獻意未决命嬪
御出見師閱云凡二百餘人皆不語至章獻挽
之曰陛下可善遇此人能爲陛下主家計上竒

之意遂定及章獻垂簾又召至錫賚不貲復歸有新知軍入境雅不喜道者遂告其徒曰緣盡當滅知軍疑其詐死命焚之凡三日衣祴不動其徒禱曰師不違衆惡不若聽其火化忽雷雨驟作水滿庭薪火皆滅口出白煙自焚立盡而獨留目睛與舌根不壞舍利無數郡人葬其骨淮岸舍利等物藏塔下至今淮水漲溢至塔即止後賜塔額許歲度兩僧

僧法華

宋仁宗朝有僧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相傳言誦法華經故以爲名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鎭首發大議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典宿衛尹京邑以係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爲言凡三上疏一留內二付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度請法華大士俯臨毋卻淸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

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跏趺而坐受
供訖將去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爲言
駿季晚暮嗣息無有法華期一決之師索筆引
紙連書曰廿三十三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
莫測其意後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
方驗前言也

佛讚、

諸天明讚

隸丙乙爲屠家子至元辛巳六月二十四日賚

諸天善願甫畢與妻爭鬪鬧市屠手牛亟往分肉手持齋饅頭沿路口嚼至牛場正值㸑血方熟即取數塊啖之仍分肉到家郎病但聲聲叫佛乞命別無他語二十五日近午即死

僧竊聖像

淨心院僧惟懋處州人住永福院專事餘侍常住法器物行貨賣有佛前長旛取之以爲衲襖裏胎一日又竊諸天聖像及羅漢像皆至梓亭街忽天色陡暗雷電追逐匐匍走至淨心院雷

雹燎其兩足爲之焦灼雖免敺擊不逾旬日爲人殺死院門前豈非佛之報應者哉

佛譴軍卒

建寧府浦城縣有涔空佛極靈凡有祈禱其應如響有眞身在縣側南豐寺丁丑年間軍馬人往剔刮其身遂至損壞於是用手剔刮之人皆病瘡癩皮肉道裂而死

毀壞佛像

嬰溪村崇明院有地藏并十王共十四小身以

銅錢爲骨泥加其上閱年既久泥剥錢露淳祐年間淡竹周上一監無知利其有錢擊碎佛頂身盡取其錢每身得錢百餘其時錢貴物賤得之其喜殊不知神佛有靈果報立見渾身病癩連年痛楚腐爛見骨手足爪亦皆脫落僅存指椿遂成殘患續剪髮爲頭陀背籤筒沿門教化如是數十年方死

擊損佛像

中音普慈藏院羅漢額上有傷如小刀痕僧本

生住院日見之問焉或曰昨有一少年到此曾用一个小鏡擊之復以其皃古且陋又擊之因此致損後此少年額生一疽久而不愈透腦而死

觸穢齋料

宏溪有農人范德一日主家令其出邑買齋料供獻諸天到邑收買齋料寄宿練家飲酒大醉次日歸至家一身如縶疾痛莫忍不可屈伸乃急喚其母來前具以實告曰昨主人令我出街買齋料供養諸天是夜不合飲酒宿于他人家

齋料亦隨之必以是觸穢得罪汝亟命僧啓許
諸天與我贖過僧方出門而范死矣

伽藍譴罪

淮西李覺本年方總角稍聰俊音聲嘹亮面貌
瑩潔自幼持蓮齋善於科教居道衆中人不知
其爲男子皆以道娘稱之嘗赴齋會堂主器愛
之舉爲懺首留宿踰月遂至不律醜聲播揚一
日堂主與覺本同於臥房內發狂具言遺戒律
之事今爲伽藍譴責合堂道衆急爲我禳謝道

衆燃炬燒香方禳謝閤二人已俱死矣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四 後集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五　後集

佛教門

水陸

設齋不誠

湖南帥別之傑未第前抵分寧縣旌陽觀縣近有賈孺人適抱病其子天錫禹錫命僧眞陽祈福是夜至三更之傑聞衆鬼邀觀中土地同往赴齋土地辭云今夜有大貴人宿此職當呵護不可行良久衆鬼歸土地問云赴齋如何鬼云

庖丁刀傷其手齋不無腥汙監齋已擲刀於屋
瓦矣土地又問云病可醫不曰但以竈心土服
之即安之傑聞土地貴人之言心切自覺明早
過其家告之所聞腥穢之事覓於瓦上索刀驗
之果如其言遂再許修設眞陽齋供爲願之傑
言孺人有疾吾能察脉當爲胗視用藥胗畢一
如鬼言一取竈心土佯以別藥夾和煎湯厥疾
頓愈家以爲神贈以五千楮後之傑登第帥湖
南道經分寧再到觀中留題一絶云聞說旌陽

旧築壇故淬脩水一来觀至今磨劍池猶在冷浸一天星斗寒觀刻之石池在觀左縱二尺深廣各三尺

鬼取水陸

紹定辛卯科廬陵有一士人陳勲請舉赴郡謝解歸途出十里外晴天暎日見一丈夫青巾紫袍一女人帶花而冠帔隨行陳獨見而他人皆不見終日直至宿處方去陳問其僕此是何人僕云此是鮮元累得解喜而眼花見鬼耳次日

復如前陳遂於荒郊等候二人問尒何兩日隨
我二人云尒當初曾許水陸一筵此間係一男
一女生天我二人合得此超拔尒向者貪委實
檐閣我久矣今幸有義約錢可以了此因緣後
如其言而酧其願有彭僧作小行時定光巖主
附之作跳語及無遮文

薦拔亡卒

前宋芮興勇畧之將也在孟保相無庵麾下自
金人南侵在京湖淮漢間凡經数十戰未嘗喪

師乞畀祠朝廷從之閑居礼佛以樂餘生如此十年一夕昏黄時門首有一二千人皆舊日受撥發者左右之人皆不見而蔣獨見之遂出門而問曰汝何故来此衆人曰平生在大尉軍中荷有威望得全此生不料兩三年皆為帶血之鬼徑来告訴蔣曰教我如何衆曰伊求蔫拔蔣曰汝衆且去待吾理會蔣後建水陸大齋及九幽章醮超拔之旬日後夜静獨坐小室中又見在前一二千人皆循墻而下遂呼喚家人僮婢

於前指示之未久苗但吽曰佛來佛來合掌而化

習召孤魂

守友善道堂香火新削髮僧祖澤於佛事未甚諳熟一夜孤灯隻影習爲梵音召孤鬼丈未幾鬼物羣集或在屋尾之上或在窻壁之外相呼而來啾啾有聲既無香火又無齋供良以爲窘僧驚嚇仆地移時方起後再投本師設齋懺謝

○又太常寺丞賢良周啓明一日製撰三十六

類孤魂文皆指迷超脫之語每夜展誦鬼神來前不去寺丞叱之鬼曰我等荷得指迷超脫故適相告耒听法侍郎不必疑心續修設大齋誦此戒文咸皆超脫不復再來今浙僧皆用此文

忌猪蹄羹

龜山庵僧室誂每有人請做功德去時必買猪蹄用大瓶熇羹宿火以待次日功德散後歸食只以三日爲期歸則此肉腐爛可以醉飽矣忽一日功德散又有人請加持水陸此羹不及食

而遂行是夜鄰人夢諸鬼曰今夜齋官至誠加持僧心存豬蹄羹使我輩不可食忍飢而去非主之罪必將有以報此僧越數日僧劉被鬼揶揄手足俱若有所縛得行童扛歸便成風痺之疾累年方死

茹葷赴請

集福院有僧平生好啗自奉靡所不至每判斛食既受䟽後茹葷如故赴緣則煑豬蹄以器盛之爲途中飯食之需後病腫膨脹痛苦數年而

死

僧無戒行

浦城縣有一僧俗姓吳住南峯禪寺常爲人主行聖會看經方畢午則恣飲酒食肉畧無戒行後在勝果寺爲軍馬殺死○又一僧爲人判水陸偶忘携房鑰匙行判至中夜忽思及心在鑰匙鄰人夜夢鬼曰醉和尚今晚施一把鐵我筆空來次早飲酒中有小鐵一片哽死

鬼嫌齋椅

安成荊山劉能翁號淡居館後林周氏主人建水陸能翁作無遮榜頗極詆毀是夜能翁如厠遂灯滅有從厠中呼淡居淡居能翁走入齋據榻坐聲又在榻下亟登榻睡声又在榻下矣且云與君人鬼異途何用相毀如此能翁恐甚遂得心疾不久而死

佛經

持經免難

王通京兆人也積善常持三十九分功德蹟經

廣勸人念佛及寫經散施政和三年通作商登途日見一人青紅服色常在前行至長沙江凡十六人同渡見一老人涼巾道服呼王通長史通近前揖老人曰今日風惡舡小莫渡候某家舡來則同去通信其言先渡者須臾風起舡覆殆無存者通乃拜謝適不蒙見救必死于此老人曰天命也不偶然須臾舡到邀通上舡至數山坳出舡見一大第高樓畫閣狀若仙宮老人揖通入左右出迎少頃置酒通乃辞謝老人曰

吾非凡流乃水府仙官奉天曹勅命權管此江水八百里君合死于此命屬水府然君勸千人誦經声動神祇千人數內有三七人短命惡死因功德力更延壽命通曰不知通云何得現世因果老人曰天曹紀人功過禍福無差世間有枉死大患久難命在須臾者有能以湯藥衣具飲食救療得免横死天曹紀功延壽君之善功已大上帝特延三紀之壽行下太山閻報土地沿路擁護老夫因此相接酒罷送下山夆步則

不見老人所在始知前日在前行者土地神也自是還鄉愈行好事至臨終之年果壽三紀

江神送嫗

杭州一老嫗年六十餘嘗誦金剛經誦畢佩帶於身咸淳己巳中秋到江頭觀潮值潮頭最高澎湃衝激吸没百餘人嫗亦預焉已而潮回乃獨送此嫗于江之濱儼然存活人問之則曰見潮神閱簿言我曾誦金剛經有功送回陽世身之衣襟皆湿惟所佩之經獨乾

金剛現身

南康路燕宗周有男卧病半載疾篤有兄燕宗德誦金剛經于傍正昏踣中病者忽耳聞心醒遂發心許施此經千卷言未既俄見金剛現形半躰于前由是此病頓愈

金剛經免死

德祐丙子建陽之崇政地名南窰華家山有一老叟姓華名交生來好誦金剛經極有靈驗手按衣領自有金光燦人眼目丙子大元軍馬之

來華交以逃難之事密禱于佛前是夜金剛賜
夢云你前世因殺了一人不曾償命其人見托
生和州歷陽縣土名雞籠山姓王名二今在大
勢軍中你當死於此人之手我雖欲救尔其如
數何今以相報不必趍避華交次日端坐佛前
看經不輟近午有二人突入將華交执了華交
告云告取王二相公我當死在你手一死不爭
容我誦了一卷經便得就死軍問你何以知我
爲王二華交以夢實告所言鄉貫無一差殊王

二日既是你前生欠我命債你須喫我一刀遂以刀去其巾唱道殺了也我今與你解冤釋結令千亥教之誦經留衣服與之爲别纔越一月華亥以病而死信乎數之不可逃也但得免死於兵得非金剛救護之力乎

入冥得經

上都僧靈幽遷化至冥間王問曰在生習何經業荅曰常持金剛經王曰善哉此經猶少一段王遂賜本即放歸人間十載僧既活具奏奉敕

刋此經於濠州鐘離寺石碑現在從尒時慧命

須善提至是名衆生

誦經卻狐

季田發陵人元和年應季不第東歸夜夢一僧

人與田曰若來春要及第何不念金剛經田心

大喜沿途便念去家千里因宿橋下忽被一女

子牽一村宅又見二女在傍田疑是妖怪遂念

金剛經口吐異光佯女化狐而去

經糊鞋底

周五教授淳祐乙巳館於盖竹李山佘家六月朔有蕭隣人晚食後納凉于橋忽陰雲震電大雨俄冥足失其鞋亦不之覔須臾霹靂一声即忙走歸次早至橋見鞋扯出金剛經撒于橋之上得之者遍以示人布悉除去惟存其布痕字歷歷然不沾罪業以經護覩遂有此警

蛟畏佛經

吉贛二江之界地名曰造口有居民二三十家皆樓居以防水患咸淳丁卯五月間贛江之水

湧至平地水深一丈方平退間又驟長四五尺浸過屋詹諸人埀視之乃水面浮一烏牛背負一大紅蛇在波濤中凝然不動衆以爲蛟所變攔水不去各許神願牛亦不去有一老人者遂用白綃一方兜裹金剛經一部用力擲在水中離牛五六寸牛回顧之即徐徐而下水即隨之而退衆人皆免於沉溺經力之足以服惡孽者如此

寳積有光

西鄉王淤靈先院前舊有王必大聚夜于家與寺爲鄰有行者道閭亦來從游每日以經呪代課心遺經兩紙在壁角糞壤中忽一夜其処燁然有光俯而拾之乃宝積經也自後不許携經入齋

楞伽經光

張文定公方平慶曆中嘗爲滁州游琅琊山藏院俛仰久之呼左右取梯升梁得經函發之即楞伽經餘半卷未寫忽悟前身蓋知藏僧也寫

楞伽經未畢而化因續書殘軸筆跡宛然如昔因號二生經近時有閩人楊彥國深究宗乘遂箋注此經仍析為七十一分每分以偈賛之讀之其義曉然可見彥國臨終祝付其家以此經徇葬之之其塚間神光發輝村夫疑其所藏珍宝謀納其家其家知之即發出經神光遂滅因流此經于世

證悟

海珠明了

西来和尚名了鎮浦城人有妻子一日往溪邊捕魚拾得金剛經誦一遍心即開悟棄妻屏子繼後散施剪髮爲頭陁每日誦經經過雪峯充火頭數年開心見性自此精進繼即爲僧文往徑山問道歸住浦城天心寺爲白蓮導師弟子甚衆敬發善心創南浦橋所題金谷木植悉有餘溢橋事未備一日忽澡洗遍辭鄉里於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十一月十三日申時坐化衆官迎之眼復開有謂之曰何不待彌陁誕日去師

曰時不可留而作偈曰一生參禪說盡夢語三界虛空又說甚麼咦撒手虛空法性身借問有誰遮得我又云我是無盡意菩薩踰三年我身皆舍利子命弟子葬於天心寺後又作偈云月到天心處平地一声雷如來正法眼大地一時開偈成端坐而逝越三日弟子千餘人送葬寺之山昔號西來今號海珠

聞經立化

建寧府劉屠性狠屠宰爲業一日侵晨持刀至

於案上賣肉有頭陀道者沿路敲磬誦金剛經
教化至劉屠門边正念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
句劉屠若有此悟頓下屠刀合掌立化

警悟坐化

福州福淸縣林狀元希逸奉先庵僧勤有座言
前守庵僧𧧌云常好坐禪主家加敬不時施以
衣服齋食徒弟亦均受其施林善於無子囑之
祈嗣累年未應往往一念稍差一夕坐禪卧倦
忽夢主家請去爲僕引入馬厩中隨即驚覺衣

服上微作馬糞臭心頓警悟且悔厚獲信施難以消遣再起靜坐未知報荅之方次早主家相召及登其門馬院前果生一駒此心愈爲警省歸庵即沐浴趺坐而化倘然平生精進必至墮落矣

悟稱佛號

[illegible]州浦城縣臨江鎮有一人夜見四人過一橋一人着青衣上掛一白手巾見橋柱上有阿弥陀佛号念一声遂相將踰墻過章家其人將恐

是盜又恐是章平日所用之人忽至雞鳴不見人出次早直往章宅問其所以章謂不見其人鄰有言愈屬章遂帶其往屋內遍尋只有犬生四子恰如所見服色內有青色白項者已死蓋謂得悟般若至今一也

悟讀般若

張陳二有女佛兒年十五忽暴卒半日復甦曰初被二鬼捉去過叉嶺復見二鬼以一黑被裹將二人納之陳家次將一花被裹奴且曰汝負

他家一千五百錢今當還之時月色如畫奴遂合掌默誦多心經未終忽一綠衣人前曰此人亦悟般若姑恕之失足遂墮池中驚悸乃悟其父明日因往义嶺詢訪果有陳家夜生三狗二黑一斑斑者偶墮池死急取錢以還其家陳不肯受於是相與將錢施於佛寺做好事以贖過

然則假借可不還乎法可不信乎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五

後集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六　後集

文華門

詩

詩免邑宰

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躰親旣以脂膏供尒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令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可謂愛民之念深矣邑宰皆爲感動

驅蝗虫詩

米元章爲雍丘令蝗虫大起百姓憂之鄰縣尉司以蝗入蓬後仍舊滋蔓責保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丘驅逐過此尉移文載保正之語而牒雍丘請各行打撲收埋本處地分勿以鄰國爲壑時元章方燕客飯視牒大笑取筆大書其後云蝗虫元是飛空物天遣来爲百姓灾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来傳者絕倒

上元遇雨

江丞相古心淳祐辛丑知吉州過上元喜放燈與民同樂適大雨作有士人投詩隱隱雷聲天鼓吹熒熒燈火夜星辰風流太守明如鏡何用姮娥作主人古心喜而厚贈之

試監蹂死

宋淳祐癸丑臨安試監補者天下無慮數萬蹂而死者十有七人省試亦喪一人當時有詩云南省觀圖喪一名補闈又試萬人英兩重門如天險十有七人倒地橫誰設秦坑來貢院

於教唐士夢登瀛雲山萬里家何在月白風清
[illegible]哭声嗚呼悲哉

西山生祠

眞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內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愿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詩退風濤

江古心知吉州兼提舉就任改除江西漕使舟經臨江慧力寺前風濤大作舟人大恐請燒香許愿古心以胡床坐於舡頭索紙筆書一詩云萬里為官徹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若有虧心事一任碧波深處沉詩纔投江旋即風恬浪静徑至洪都

詩刺時相

開慶己未丁大全因貂璫董宋臣得相不愜人望江西路分繆萬年作釘詩刺之云頑鑛非銅

鋼樣堅寒坑縫離亟趁炎十來鎚打隨成器一得人拈即逞尖不怕斧敲性要入余憑鑽引任教嫌休言深去難抽拔自有羊蹄與鐵鉗丁見之大怒繆竟以此得罪配化州後丁果召庚申之變君子曰詩得比賦之体使之在朝必一敢言之士也惜其晚節全非

十七字詩

舊制每車駕孟享諸景靈宫太李武李宗李諸生例在礼部貢院前設幕次迎駕起居都人識

其在季歲廉廩粟及迎駕之時皆襴衫幞頭作詩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

詠石僧詩

宋高宗一日坐寢殿湯丞相思退侍立上曰卿家處州有何異迹思退曰臣鄉有石僧題詠其詩曰雲作袈裟石作身岩前獨立幾經春有人若問西來意默默無言總是眞大稱旨本無此詩徹夜遣人歸刻石聖僧之傍

詞

大學嘆世

宋德祐乙亥大學諸生作念奴嬌云半堤花雨對芳辰消遣無奈情緒春色尚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衆宮女行鵑促歸期朝士去鶯收佞舌臺官去燕作留人語大李上書遶欄紅藥韶華留此孤主只陳宜中在○真箇恨殺東風貫相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樂事賞心磨減盡忽見飛書傳羽北軍至湖水湖煙峯南峯北總是

堪傷處新塘楊柳賣妾名小腰猶自歌舞　又

祝英臺近云倚危欄斜日暮驀驀甚情緒稱柳

幼君嬌黃大后全未禁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

舟飛渡北軍至那更塞鴻無數流民○嘆離阻

有恨落天涯誰念孤旅滿目風塵冉冉如飛霧

是何人惹愁來賈出那人何處賈去怎知道愁

來又去

挽狀元詞

徐梅埜元杰官至侍從安享富貴一日爲娭者

所藥七竅流血腹裂而喪國季諸生作沁園春而哭之以此見爵高而身危可不慎哉詞曰三季上書寃乎天哉哲人已喪自綱常一疏爲時太息典刑諸老盡力扶持方哭南床繼傷右揆死到先生事可哀傷心處笑寒梅冷落血淚淋漓　人心公論難欺顧君父明明悟此機昔九齡疏諫祿山必叛更生累奏王氏爲危變起范陽禍成新室說着當年人噬臍君知否但皇天祚宋此事無之

送夫入學

宋嘉熙戊戌興化陳彥章混補試中次年正月往參大斈時方新娶其妻作沁園春以壯其行詞曰記得爺爺說與奴奴陳郎俊哉笑世人無眼老夫得法官人易聘國士難媒印信乘龍貪緣叶鳳選似揚鞭選得來果然是西雍人物京樣官坯送郎上馬三盃莫把離愁惱別懷那孤燈隻硯郎君珍重離愁別恨奴自推排白髮夫妻青衫事業兩句微吟當折梅彥章去早歸則

亦免待相催一時傳播以爲佳話

賦

中興賦聯

宋紹興間黃公度牓第三人陳修係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隄不日復廣輪之大太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慶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粘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有子讀書乎對曰臣尚未

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翁與化人鮮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倏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東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之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賦破題

江古心漕江右有三山林德頌謁之問其所業

則曰詞賦江命賦題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林破曰四後五六一先二三七八九而至十奇耦伍而揲參江太喜即廖周之

雜文

勸農文

吉州累任太守勸農文多有佳句丞相江古心自吉將漕江西却作十詩前五首勸農後五首勸官叙曰農不知勸勸農其累官官不知勸官其害農○又吉有趙添倅作農家自勸文反騷意

佳識者書聞因刋于此曰官勸農農自勸官中
捋文幾番見年年勸我好耕田入務催科急如
箭公當自勸兒兒當自勸孫有口莫讀勸農文
有脚莫入公家門公家門前吏如虎我農性命
如塵土勤耕田早納租晚来吹笛声嗚嗚阿婆
抱孫公趕鴨人説勸農都莫荅

史守祝文

四明史弥忠為吉州守遇閔雨祝神云當三春
荒千畝之耕誠非細事以一身易萬民之命亦

所甘心其功於愛民如此七八十年後父老猶能誦之後二子嵩之岩之皆拜宰執此善報也

古句奇對

古今奇對甚多姑摘一二以備觀覽乳燕飛華屋坡詞流鶯過短墻杜詩雲山千萬疊杜詩江村八九家杜詩柳搖臺榭東風軟周詞花壓闌干春晝長古詩此吉州曾鳳山花圃桃符也先生之心出星斗之上嚴子陵祠堂記醉翁之意在山水之間醉翁亭記此與嚴州歐陽守也夜

醉長沙曉行湘水難爲語燕之留杜詩朝飛南浦暮捲西山且對鳴鸞之舞滕王閣序此乃是賀周丞相益公自潭移節過降興也好者皆是着題

東坡判語

蘇東坡通判錢塘日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以年老乞出籍從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生色藝爲一郡之最聞之亦陳狀欲劾例脫籍公

惜其去判云據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
之群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西澗旗句

兼丞相夢鼎宋淳祐戊申知袁州仁慈廉謹仕
滿得替士民攀轅卧轍以留之旗幟甚盛於內
絲旗有一聯云閱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只
天知隨從吏人插於歸舟過袁河口大江中忽
大風掣去衆見在空中飛舞却不知墜何所此
豈非公廉只天知之驗歟

前賢榜語

辛稼軒帥潭日値穀價大穹頗閑富家閉廪而盜賊起辛出榜云閉糴者籍強糴者斬朱晦庵以爲此八字不可添不可減眞西山亦帥潭判市戶乞划船狀云禳災隨俗生事照條亦然後李肯齋知吉州到任榜云天下道理最大國家條法甚明以至李樓峯作憲湖南條條榜云殺傷鬬敺立見施行刎縊毒溺斷不受理見者莫不歎服

四留銘

王參政伯大號留耕嘗作四留銘於座右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貼于壁間忽一日雲霧四起霞光照耀失其書所在

六悔銘

寇萊公 準 嘗作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

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此真寡悔之大法宜以為終身之用

座右銘

福建矐軒王邁座右銘曰與其收之於已然不若謹之於未然與其已懲而後悟不若無可省之愆能依此則終身無過○又宋初有名人作座右銘云避色如避讎避風如避箭莫喫空心茶少餐中夜飯語雖俚俗亦稍有理并附此或可為戒之一助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六

後集